

乾隆汾州府志

汾州府志卷之二十六

雜識

薛亨學記俗尚儉重文義近競豪奢

馮琦府治記民物浩穰俗用侈靡訟獄滋煩

趙喬年風俗利弊說民率逐於末作走利如鷺而又無
富之實有富之名歲辦額辦雜辦日益月增附郭一邑
頃且無端加稅八千有奇民窮而偷訟獄繁興一言不
合諄語構訐一錢相斃格殺輕生豪有力者通大猾爲
窩訪睚眦之恨株連旁及必報爲快且以開騙局焉慣
投匿名鬼狀陰圖吓嚇報復迭迭破人產隕人命莫可

究詰羣告黨證誣者十之八九幸得其情抑之不勝輒復刁訟於上語侵縣官見謂偏護過聽使若不得其直也甚則父子兄弟駢首對簿不難廷辯以爭錐末卽父訴子失養其子猶嘖嘖許父過不已也是尙可令漢賈生見也哉

舊志平遙地瘠薄氣剛勁多耕織少商賈健訟尙侈紀雲鶴平遙學記士之童入黨塾壯游膠泮者猶荆璞未剖藍石待鑿恫質純幹得全於天

介休縣志薦歷間邑令史記事云每嘉士大夫敦朴有古風獨慮民習於奢幾不可訓且崇佛重禱市利輕生

而少知教

舊志孝義民性敦厚婚喪周濟不吝

臨縣志土阜平叢川流迅厲其民悍而不奸感而易從
石樓縣志其性醇其俗儉樸畧少文男不經商女不緝
織惟農是務棟宇不飾民多穴處

舊志永寧土瘠民貧野曠人稀士多慷慨民亦質直勤
於業農拙於服賈衣冠文物頗有古風

舊志寧鄉地瘠俗儉無奇飾無逐末

元和郡縣志汾州貢龍鬚席石膏麻布菽粟石州貢吳
女布龍鬚席麝香麻布唐書地理志汾州土貢鞍面氈

龍鬚席石膏消石石州土貢胡女布龍鬚席蜜蠟燭莖
莖

王世貞酒品云羊羔酒出山西汾州孝義等縣白色瑩
徹如冰清美饒風味遠出襄陵之上。

山西通志酒有羊羔玉露豆酒火酒之名羊羔玉露尤
美宋張能臣酒名記有汾州甘露堂柴胡出汾陽孝義
永寧味殊芬唐汾州貢三七今無。

呂氏春秋晉文公反國介子推不肯受賞自爲賦詩曰
有龍於飛周遍天下五蛇從之爲之丞輔龍反其鄉得
其處所四蛇從之得其露雨一蛇羞之槁死於中野縣

書公門而伏於山下。文公聞之曰：「嘻！此必介子推也。」避舍變服，令士庶人曰：「有能得介子推者，爵上卿，田百萬。」或遇之山中，負釜蓋，登問焉，曰：「請問介子推安在？」應之曰：「夫介子推苟不欲見而欲隱，吾獨焉知之，遂背而行，終身不見。」

劉向說苑：介子推從者，懸書宮門，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五蛇從之，周遍天下，龍饑無食，一蛇割股，龍反其淵，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處所，一蛇無穴，號於中野。」王嘉拾遺記：晉文公焚林以求介之推，有白鴉繞烟而噪，或集之推之側，火不能焚。晉人嘉之，起一高臺，名曰

思烟臺

後漢書周舉傳遷并州刺史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焚至其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老小不堪歲多死者舉既到州乃作弔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於是衆惑稍解風俗頗革

崔鴻十六國春秋石勒時雹起西河介山大如雞子平地三尺洿千餘里樹木摧折禾稼蕩然勒問徐光光曰去年禁寒食介推帝鄉之神歷代所遵或者以爲未宜

替故有此災矣。勒下書曰：寒食既并州之舊風，朕生其俗，不能異也。尚書其促檢舊典，定議以聞。

魏武帝明罰令：聞太原上黨西河鴈門冬至後百五日，皆絕火寒食。云爲介子推，且北方沍寒之地，老少羸弱，將有不堪之患，令到人不得寒食，犯者家長半歲刑，主吏百日刑，長奪一月俸。

黃憲天祿閣外史李膺訪徵君於衡門，雪甚，道遇郭泰，而問曰：子得見叔度邪？曰：泰昔以布衣交，安得不見？子以軒冕交，亦軒冕者謁之耳，安得見？李膺有慚色，乃稅駕於野，與郭泰乘蹇驢而造焉。有樵者臨溪浣足而歌。

曰衡門之雪霏霏兮有客緼袍寒谿澹而無聲兮木落
遠臯二子聞而淒然

漢紀童子魏照求入事郭泰供給洒掃泰曰當精講書
何來相近照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欲以素絲之質附
近朱藍

晉書楊方傳賀循報書諸葛恢曰苦許子將拔樊仲昭
於賈豎郭林宗成魏德公於畎畝足下志隆此業二賢
之功不爲難及也循遂稱方於京師司徒王導辟爲掾
北齊書恩倖傳有開府薛榮宗常自云能使鬼帝信之
經古冢榮宗問舍人元行恭是誰冢行恭戲之曰林宗

家復問林宗是誰。行恭曰：郭元貞父榮宗。因前奏曰：向見林宗從冢出，著大帽，吉莫鞞，操馬鞭問臣：我家阿貞來否？

商芸小說：郭林宗來遊京師，還鄉里，送車千餘乘，李膺亦在焉。衆人皆詣大槐客舍而別，獨膺與林宗乘薄笨車上大槐坂，觀者數百人，望之若喬松之在霄漢。

語林：陳元方遭父喪，骨立，其母愍之，以錦被蒙其上。郭林宗往弔，見而責之。賓客絕百許日。

裴松之注三國志於鍾會傳云：會爲其母傳曰：夫人張氏字昌蒲，太原茲氏人。太傅定陵成侯之命婦也。世長

更二千石夫人少喪父母充成侯家修身正行非禮不
動爲上下所稱述貴妾孫氏攝嫡專家心害其賢數讒
毀無所不至孫氏辨博有智巧言足以飾非成過然竟
不能傷也及妊娠愈更嫉妒乃置藥食中夫人中食覺
而吐之瞑眩者數日或曰何不向公言之荅曰嫡庶相
害破家危國古今以爲鑒誠假如公信我衆誰能明其
事彼以心度我謂我必言因將先我事由彼發顧不快
邪遂稱疾不見孫氏果謂成侯曰妾欲其得男故飲以
得男之藥反謂毒之成侯曰得男藥佳事聞於食中與
人非人情也遂訊侍者具服孫氏由是得罪出成侯闕

夫人何能不言。夫人言其故，成侯大驚，益以此賢之。黃初六年，生會恩寵愈隆，更納正嫡賈氏。又云：會時遭所生母喪，爲其母傳曰：夫人性矜嚴，明於教訓。會雖童稚，勤見規誨。年四歲，授孝經；七歲，誦論語；八歲，誦詩；十歲，誦尚書；十一歲，誦易；十二歲，誦春秋；左氏傳、國語；十三歲，周禮、禮記；十四歲，誦成侯易記；十五歲，使入太學，問四方奇文。異訓謂會曰：學猥則倦，倦則意怠。吾懼汝之意怠，故以漸訓汝。今可以獨學矣。雅好書籍，涉歷衆書，特好易。老子每讀易，孔子說鳴鶴在陰，勞謙君子，籍用白茅，不出戶庭之義，每使會反覆讀之。曰：易三百餘爻，仲尼特說

此者以謙恭慎密樞機之發行已至要榮身所由故也。順斯術已往足爲君子矣。正始八年會爲尙書郎。夫人執會手而誨之曰。汝弱冠見敎。人情不能不自足。則損在其中矣。勉思其戒。是時大將軍曹爽專朝政。日縱酒沉醉。會兄侍中統宴。還言其事。夫人曰。樂則樂矣。然難久也。居上不驕。制節謹度。然後乃無危溢之患。今奢僭若此。非長守富貴之道。嘉平元年。車駕朝高平陵。會爲中書郎。從行。相國宣文侯始舉兵。衆人恐懼。而夫人自若。中書令劉表侍郎衛瓘。夏侯和等家皆怪問夫人。一子在危難之中。何能無憂。荅曰。大將軍奢僭無度。吾常

疑其不安。太傅義不危國，必爲大將軍舉耳。吾兒在帝側，何憂聞且出兵，無他重器，其勢必不久。戰果如其言。一時稱明會歷機密十餘年，頗豫政謀。夫人謂曰：昔范氏少子爲趙簡子設伐邾之計，事從民悅，可謂功矣。然其母以爲乘僞作詐，末業鄙事，必不能久。其識本深遠，非近人所言。吾常樂其爲人。汝居心正，吾知免矣。但當修所志以輔益時化，不忝先人耳。常言人誰能皆體自然，但力行不倦，抑亦其次。雖鄙賤，必以言信取與之間，分畫分明。或問此無乃小乎？荅曰：君子之行，皆積小以致高大。若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此乃小人之事耳。希

通慕大者吾所不好。會自幼少衣不過青紺親營家事。自知恭儉然見得思義臨財必讓。會前後賜錢帛數百萬計悉送供公家之用。一無所取。年五十有九。甘露二年二月暴疾薨。比葬天子有手詔命大將軍高都侯厚加賜贈喪事無巨細一皆供給。議者以爲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所謂外命婦也。依春秋成風定姒之義宜崇典禮不得總稱妾名。於是稱成侯命婦殯葬之事有取於古制禮也。又云魏氏春秋曰會母見寵於繇繇爲之出其夫人。卞太后以爲言文帝詔繇復之。繇恚憤將引鴆弗獲。餐椒致噤。帝乃止。觀此則會自作其母。

傳誣辭虛飾誠無足取而舊志及孝義縣志載之節婦且以張爲鍾繇妻孫爲妾據魏氏春秋孫寔夫人且孫出而更娶正嫡賈裴松之云鍾繇於時老矣而方納正室以是言之繇前此豈無正室者邪孫爲正室無疑貴妾攝嫡之言會之辭誣也

周書王羆傳魏太和中除殿中將軍先是南岐東益氏羌反叛王師戰不利乃令羆領羽林五千鎮梁州討平諸賊還授右將軍西河內史辭不拜時人謂之曰西河大邦俸祿殷厚何爲致辭羆曰京洛材木盡出西河朝貴營第宅者皆有求假如其私辦卽力所不堪若科發

民間又違法憲以此辭耳。

魏書薛懷吉傳正光初除後將軍汾州刺史四年卒懷吉本不勵清節及爲汾州偏有聚納之響自以支庶餌誘勝已共爲婚姻多攜親戚悉令同行兼爲之彌縫恣其取受而將勞賓客曲盡物情送去迎來避寒熱性少言每有接對但嘿然而退旣指授先期人馬之數左右密已記錄俄而酒饌相尋芻粟繼至逮於將別贈以錢緣下及廝傭咸過本望其延納貴賤若此。

梁書海南諸國傳西河離石縣有鄉人劉薩何遇疾暴亡而心下猶暖其家未敢便殯經十日更蘇說云有兩

吏見錄向西北行不測遠近至十八地獄隨報重輕受諸楚毒見觀世音語云汝緣未盡若得活可作沙門洛下齊城丹陽會稽並有阿育王塔可往禮拜若壽終則不墮地獄語竟如墮高巖忽然醒寤因此出家名慧達遊行禮塔次至丹陽未知塔處乃登越城四望見長千里有異氣色因就禮拜果是越王塔所屢放光明由是定知必有舍利乃集衆就掘之入一丈得三石碑並長六尺中一碑有鐵函函中又有銀函函中又有金函盛三舍利及爪髮各一枚髮數尺卽遷舍利近北對簡文所造塔西造一層塔

歐陽修歸田錄至和初陳恭公罷相而並用文富二公
余時爲學士奏事垂拱殿上問新除彥博等外議如何
余以朝士相賀爲對上曰自古人君用人或以夢卜不
知人當從人望夢卜豈足憑邪故余作文公批荅云永
維商周之所記至以夢卜而求賢孰若用縉紳之公言
從中外之人望者具述上語也

馬永卿嬾真子洛中士人張起宗字起宗以教小童爲
生居於會節園側年四十餘一日行於內前見有西來
行李甚盛問之曰文樞密知成都回也姬侍皆騎馬錦
繡滿廐溢人眼鼻起宗白嘆曰我丙午生相遠如此旁

百警卜輒曰秀才我與汝算命因與藉地下者出算子約百餘布地上幾長丈餘凡閱兩時曰好笑諸事不同但三十年後有某星臨某所兩人皆當對案而食者九箇月起宗後七十餘歲文公亦居於洛起宗視其交遊飲宴者皆一時貴人輒自疑曰余安得並案而食乎一日公獨游會節園問其下曰吾適來聞園側教學者甚人對曰老張先公曰請來及見大喜問其甲子文與之同因呼爲會節先生公每召客必預召赴人會無先生則不往公爲主人則拐於左公爲客則拐於右並案而食者將及九月公之子及甫知河陽府公往視之公所

居私第地名東田有小姬四人謂之東田小籍共升大車隨行祖於城西有伶人素不平之因爲口號曰東田小籍已登油壁之車會節先生暫別玳筵之宴坐客微笑自此潞公復歸洛不復召之矣瞽之言異哉聞之於司馬文季

聞見錄元祐初起公平章軍國重事召程正叔爲崇正殿說書正叔以師道自居每侍讀色甚莊繼以諷諫上畏之公對上恭甚進士唱名侍立終日上屢曰太師少休公頓首謝立不去時年九十矣或謂正叔曰君之倨視潞公之恭議者以爲未盡正叔曰潞公三朝大臣事

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爲上師傅其敢不自重吾與
潞公所以不同也識者服其言

東坡別集蘇子瞻出守錢塘來別文公公曰願君至杭
少作詩恐爲不相喜者誣謗再三言之臨別上馬笑曰
若還有興也便箋

石林燕語元豐末文潞公致仕歸洛入對時幾八十年
神宗見其康強問卿攝生亦有道乎潞公對無他臣但
能任意自適不以外物傷和氣不敢做過當事酌中恰
好卽止上以爲名言

明道雜志文潞公以太尉鎮洛師遇生日僚吏皆獻詩

多云五福全者潞公不悅曰遽使我考終命邪有一客
詩綽約肌膚如處子蓋用莊子姑射仙人事也洛人笑
之曰願爾得婦色若此潞公色黔也

過庭錄神廟大長公主哲宗朝重於求配遍士族中求
之莫中聖意御帶器械狄詠頗美丰姿近臣奏曰不知
要如何人物哲宗曰人物要如狄詠者天下謂詠爲人
樣子狄詠青子也

元好問忠武任君墓碣銘前泌陽令任嘉言亨甫狀其
考忠武君之行涕泗百拜謂某言先君子棄養十年惟
是轉徙南北不得以時安厝今北還矣期以明年勉卒

大事墓當有碣碣當有銘敢以譔述爲請某於亨甫有
州里通家之舊不可以不敏辭乃爲論次之并著予之
所感焉按任氏世爲汾陽人有諱才珍者登天會六年
進士第引洪洞令入爲尚書省令史皇統中坐吏部田
侍郎毅之黨歿於貶所田初爲朝廷所倚用慨然以分
別流品慎惜名器自任羣小積不能平造爲飛語搆成
大獄鍛鍊田以下伏首惡者八人以敢爲朋黨誑昧上
下擅行爵賞之權皆置極刑自餘除名爲民杖決徙遠
方者又二十八人明昌初始蒙昭雪洪洞預贈典復朝
散大夫生子微以蔭補官監惠民司君卽惠民之元子

也。諱德懋，字君範，資稟淳雅，有受學之質，弱冠就舉，屢爲鄉府所薦。惠民早世，事繼母無間言。泰和南征，以良家子被推擇，署軍中千夫長，積官忠武校尉，已而罷歸，閒居鄉里，愈更樂易。雖在愚幼，皆知其爲善人。君子嘗爲人言，先大夫以直道立朝，橫被羅織，自明昌昭雪之後，右丞蘇公而下，凡二十有六家，徃徃將絕而復續，稍微而更甚。吾知吾子孫必不獨爲神理所遺也。乃力課亨甫學，其後果以正大庚寅收世科。鄉里榮之中歲之後，卽置家事不問，唯日誦般若而已。積習既久，靈昭著，休咎多前知之。避貞祐之亂於鄜，於京北，以天興壬

辰五月十有六日春秋六十有七終於鄧州之寓舍臨終遺命以所誦經內懷中續息定家人發哀良久復開目云經安在家如言奉之怡然而逝其明了如此先娶柳氏再娶劉氏子男三人長卽亨甫次震亨鼎亨皆早亡女一人適士子白季昌皆柳出也亨甫以某年奉君之柩耐於郡西南洪洞里之東原嗚呼朋黨之禍何其易起而屢作也宣政之季蔡京呂惠卿輩至指司馬丞相爲元祐奸黨魁列其姓名著之金石碑甫立隨爲雷火所擊惠卿等懼大禍將及乃赦黨人死者復官流徙者復還自今觀之元祐黨禁不過追削竄逐禁其子弟

不得至京師而已。曾不若皇統之禍之慘也。余嘗深求
讒夫之心。而後知讒之所以爲病者。蓋心魄旣喪。猝爲
謾疾所乘。嘗糞爲甘。嗅足爲香。口鼻耳目皆失所守。而
不自知。矯亢忌嫉。敢爲大言。居之不疑。造大謗。起大獄。
視正人端士。若有血讐骨怨。期必報而後已。苟可以售
其術。雖殺身滅親亡人之國。有不恤焉者。迨其受病旣
深。至於中風狂走。雖和扁捺萬金良劑。亦無如之何耳。
蔡呂諸人。欲以黨議誣天下士。而天下反以不預溫公
黨爲耻。又欲以黨禍絕士大夫之嗣。而後之名鄉才大
夫賢宰相。皆出於黨人之門。然則爲朋黨之論者。其亦

未之思與銘曰善爲言先壽爲福元有子而賢卒歸骨於九原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吾得推其原至於人衆勝天而天定亦以勝人者蓋當以我爲知言

張鼎新撰張承業碑夾城之役武皇遣公求援於岐時河中阻絕自離石渡河春冰方泮凌斯奔蹙艤舟不得渡禱於河神是夜夢神人謂曰子但渡流冰無患寤津吏報曰河冰合矣侵晨躡濟旋踵冰解

賈至撰授蕭晉太府少卿制門下官相之位亞卿之職朝廷所精擇必惟其人守西河太守蕭晉陽城太守嚴向等歷踐中外皆聞政理涉於艱難尤著誠節宜司長

府之劇式備儲聞之選晉可守太府少卿向可太子左庶子。

蘇頲撰授崔隱甫洛陽縣令制正議大夫行汾州長史崔隱甫抗迹清循在公明察素稟才識早聞簡鍊故以正而不撓和而不同迺眷有洛是稱中土百里居官四方作則宜副曹摠之選俾旌王渙之能可檢校洛陽令散官如故主者施行。

朱竹垞曝書亭集余次應州避雨馬神祠下前有施食臺刻石列八卦於旁又書二十八宿字心異焉俾從者覆而觀之上有篆文曰唐故汾州刺史朱邪府君墓志

銘蓋沙陀之俗死焚其骨盛以石函此則其蓋也考後唐家人傳無官汾州者惟明宗之父電墓銘無疑也史稱明宗無姓氏太祖養以爲子不知其父冒姓朱邪者久矣乃言於按察副使曹公溶徙之於州學

裴士淹白牡丹詩序開元末士淹爲郎官使幽冀回至汾州衆香寺得白牡丹一窠植於長安私第天寶中爲都下奇賞

周佑韓醫婦記畧余母患噎病七日湯勺不入口氣奄奄至盡聞介休韓婦治噎有奇效僕馬迎之來以花椒煮水令屢漱之出一白石長可三寸許爲稜六一末銳

隱紅紋如線納之口中令咽其液數以指搯咽喉外用箸探吻中咯咯出一肉片卷之狀若虬龍能蜿蜒動婦言咽人者其物二一居喉一居心坎上仍治如前法復出一物隨呼作麵茶食之三日而起贈以錢絹及所乘馬婦取錢餘謝不受嗟嗟昔秦越人治號太子太史公奇其事今世病噎者百無一生婦能舉奄奄垂盡之氣三日而起之其功豈在越人下也吁韓婦有奇術而能不貪亦異人哉因紀事以勒諸石

華嚴寂大士墓銘曰師諱惠寂姓王氏西河陽城里人爲童子時白其父求出家父定以一子故難之及長於

佛書無不讀。授華嚴法界觀於汾州天寧寶和尚。父歿
乃祝髮。君孝義之壽聖。時年已五十有一矣。崇慶初。以
恩例得僧服。俄賜紫。遂主信公講席。學者日盈其門。避
兵南來。居汝州之普照。又遷南陽之鄂城。師以華嚴爲
業。手抄全經。日誦四帙爲課。旣客居。徒衆解散。獨處土
室中。而不廢講說。人有問之者。曰。吾爲龍天說耳。龕前
叢竹。旣枯而華。隨采隨生。人以此爲道念堅固之感。正大
丙戌九月五日夜。說世界成就品。明日以偈示衆。告以
寂滅之意。且曰。何從而來。何從而去。於是枕右脇而化。
壽七十有九。會葬萬人。所得舍利及它靈異甚多。此不

具錄起增於普照華嚴銘曰大方無隅涉跡則偏攝一切法歸頓漸圓究竟云何且實且權彼上人者言外之傳於華嚴海爲大法船一龕宴居幽祇滿前曾是枯株秀穎鬱然靈塔相望有光燭天鈴音演法普爲大千

續高僧傳墨鸞鴈門人家近五臺山年未志學便自出家大通中遊江南還魏移住汾州北山石壁元中寺今號鸞公巖

通志元梁誌通介休人號達眩子元丙子間慕道西遊終秦之玉泉觀或遇於長安灞橋與使客傳鑰封煙霞無爲真人

通志明范榮字子蘭介休人永樂甲午舉人任江西興國令相傳曾遇仙人張三丰遺詩曰鐵笛風吹破曉烟相逢又在十年前曾將物外無爲事訴與毫端不盡傳白髮垂纓君已老青雲得路我爲先世間舊景只如此何不同歸一洞天成祖朝邑人忽遇榮於京師榮約終日飲邑人笑而去後成祖物色三丰不得徵知與子蘭友因遣使至介休訪之邑人云見子蘭於京邸遂與偕往榮曰吾固知君之必復也相與傾倒頃之竟不知子蘭所往

通志明王元寧鄉人少貧負薪同樵者歌詠胥叶仙什

娶妻未婚薄遊燕習吐納術既卒太監梁訪將殯之啟棺無迹人復見於關西連雲棧中

通志明王綱居孝義北姚村之古廟終年不舉火嘗約人遊五臺其人不告而去至山下道人笑迎之已先至矣又送下山囑曰我所居屋勿爲風雨毀壞及其人歸道人乃立化古廟中計卽山下笑迎日也因立碑以誌異云

通志明高神仙臨縣人少遇異人授木尺病者擊尺輒愈冬時浴湫河冰立解

通志明孫浩遠字雲際自號樂陽子永寧州人得五雷

天心正法禱雨立應。以符藥濟人疫癘多解。後羽化。孝義縣志。吳悉達始居閩喜。兄弟二人以報父母讐避地來居門內和睦敬愛賓客。恤窮乏不吝傾橐。遇恩贈其父官欲改葬亡墓所在哀訴於神。忽足下地陷得父棺。有司以聞於朝。

介休縣志。東嶺谷村民收養一白牛。一日牛忽言曰。吾乃泓中白龍神也。久居於斯。被黑龍所困。約明日與戰。見有黑氣可助我。以礮倘得驅黑龍去。吾可安居於此。以濟爾鄉。次日衆至泓所。果水波沸騰。黑氣四塞。卽如言助之。旋見黑氣冲天而去。因名爲白牛泓。

介休縣志文家莊舊無龍王廟相傳昔年南山水漲時
忽漂一巨石於此其狀如牛一老人夜夢石作人言曰
吾白牛泓中龍神也可建廟於此以爲邑中禱祈之便
遂立廟祀之今廟中有池池中尚卧大石

平遙縣志俗健訟平居里閭及市井之間片言相左拳
歐挺擊刃刺甄石齊下惟恐不死或以唾眦或以言語
或以數十文錢致殺傷者率以爲常及陷罪當坐則惜
然而已至於受笞公堂忍死吞聲不出一乞憐哀語杖
刑之下亦不移地尺寸有痛楚弗堪滾離所伏階墀地
或上下左右者鄉里率薄鄙斥下之以爲非夫此人終

世爲親故所不齒當杖之時父兄持瓦石立堂外謂之曰汝如敢移那尺寸地卽非吾子出衙吾卽立斃汝矣以故忍死受責如木石人者其悍且愚如此而畏官府復如神明

平遙縣志嘉靖四十年十月初九日鹽運司發國稅銀萬餘宿洪善鎮被賊五十餘人劫去本鎮按察司承差李得智鄉民曹廷瑞劉權李質率領鎮人李得海等八十餘人趕賊奪稅還鎮四人爲殿皆以力捍被殺撫院楊嘉其奮勇捐軀各給銀七兩爲葬埋資鹽院汪以事申戶部各賞銀十兩仍免其子差徭十年匾其門曰殞

身王事。

平遙縣志劉澤民字潤卿少慷慨重然諾才智絕人然任俠使氣人不敢迫視年四十卽長齋布衣折節行善事修惠濟橋量工度材雖尺寸必周凡經營八九年而橋成他如平道塗收棄嬰多有力焉太原傅徵君重其行誼與之交。

平遙縣志張三樂字玉吾國學生順治元年土賊李虎侯應任國啟等大肆搶掠所在振驚六月六日圍困南鄉之段村村堡淺卑勢將傾潰賊中忽揚聲曰與我千金者我當釋爾以去不攻也三樂曰堡一潰此中千百

人老少婦女生死存亡名節所係千金小事耳吾何惜焉遂出銀一斗令數人持至城下益以酒食羊豕賊相視喜出意外遂引黨衆去去數日復還欲攻人曰賊耳雖捐金無益也其黨中欲攻者首領李虎也侯應獨不可曰吾曹雖作賊亦有信義人以千金與我許而復悔如此豈得名賊乎竟引之去

胡庭李節婦傳節婦居郡城之南郭奇妬夫畏之過於嚴父甲申賊自成陷郡城李舍舍賊可五六十輩紛紛託索器物肆媒媠李察其爲首領者招之曰我夫遠出諒不肯相免幸禁約士卒夜靜暗中來勿使張揚去與

沙州府志卷二十一
三
我留少顏面首領亦幸其秘密喜甚迨夜李與妾及一
女奴升屋脊去梯俟首領入遽亂聲鑼巡捕者逮詣自
成斬以殉李不肯退曰爲一婦人誅一將部曲誰肯甘
心雖畏法臨啟行時何難戕害自成發令箭驅衆賊出
封其門已丑城屠被虜至濠次撲馬下擊石碎首死同
時史家堡張氏女者十四歲于歸憚男子拔簪刺夫股
夫怒竟遣還遂不復嫁乃僦陋巷傭女紅自給夫謝而
迎之曰我幼穉無知畧不相矜恕何顏更相見卒不往
獨居五十九年病一夕歿

汾州府志卷之二十七

藝文一

漢文帝 詔

封宋昌壯武侯及官從臣九卿詔

方大臣之誅諸呂迎朕朕狐疑皆止朕惟中尉宋昌勸朕朕已得保奉宗廟已尊昌爲衛將軍其封昌爲壯武侯諸從朕六人官皆至九卿

唐太宗 詩

遊巖至迴鑿寺作

迴鑿遊福地極目玩芳晨寶刹遙承露天花近足春梵

鐘交二響法日轉雙輪寂爾真仙境超然離俗塵

唐元宗

詩

南出雀鼠谷答張說

雷出應乾象風行順國人川途猶在晉車馬漸歸秦背
陝關山險橫汾鼓吹頻草依陽谷變花待北巖春聞有
鳩鸞客清詞雅調新求音思欲報心迹竟難陳

宋仁宗

詔制批答

賜除宰臣文彥博讓恩命批答

朕躬儉約以先人而生民未足憂勤以勵政而百職多
廢豈布德之不明抑任人之弗至是以齋居正慮先志

後占鑿屢易以爲煩念難知之可慎永惟商周之所記
至以夢卜而求賢孰若用縉紳之公言從中外之人望
卿以舊哲比嘗相予惟字量能寬以服人惟純誠故久
而益信勲德兼著可以重朝廷忠信不回可以臨大事
夫謀於其始而既審則果於必用而不疑汝其欽哉朕
命無易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府
文彥博加恩告勅詔

朕因孟冬之吉辰饗太宮而合食膺受神貺推行慶恩
眷惟同德之臣方處居留之任宜優異數少示眷懷既

敷告於外庭其往祗予休命

賜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府

文彥博辭加恩不允詔

朕屬者潔齊精誠薦見宗廟蒙神之貺受福孔多推慶
賜以大行均中外而咸及矧我同德乃時舊臣惟體貌
之隆宜加於異數而褒優之意未稱於予衷嘉讓節之
甚勤顧成命之難止所讓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除文彥博判大名府制

朕惟將相之崇資是爲文武之極選隆其名器所以重
朝廷列於藩宣所以屏王室矧乃居留之任必屬老成

之人爰擇剛辰敷告有位具官文彥博器閎而厚識粹
而明學得其方通古今而知要才周於物適大小以惟
宜自憤發於聲猷早更揚於中外居則參禪乎國論出
則宣暢乎皇威兩踐台司首當柄用賢愚式序舉百職
以咸修綱紀甚明贊萬幾而至悉自懇避鈞衡之任出
司管鑰之嚴逮此逾時蔚然休問眷言邦哲實簡予衷
是用更其擁節之榮委以別京之重勁兵所宿是資總
制之權雅俗惟淳兼賴撫綏之政於戲與國同體是爲
股肱之良惟民具瞻方隆師尹之望顧我舊德豈煩訓
辭徃其欽哉祇服休命

宋英宗 詔制

賜樞密使守司空兼侍中文彥博不允手詔

省所奏伏覩詔書宰臣陳升之位。在臣之下者。願寢異恩。庶安孤跡。事具悉。卿翼亮三朝。周旋二府。國之耆舊。望寔素隆。升之任用。尚新甫登。宰席原其雅意。必欲推先。是用斟酌禮文。裁其宜稱。發於朕志。奚取常規。蓋以褒異老成。豈與例用爲比。卿謙恭久著。於此何嫌。往安乃居。毋逆朕命。所乞宜不允。

賜樞密使守司空檢校太師兼侍中文彥博乞退不允手詔

省所再上表乞罷樞府事具悉。卿器質方厚，謀猷明審。憂公盡忠，臨事能斷。越自仁祖，知卿美材。入輔出藩，於茲二紀。再冠台席，一總鴻樞。事功蔚然，洽於黎庶。任重道遠，卿寔有焉。朕負荷前烈，夙宵危懼。若涉大川，必憑舟楫。卿當悉心致力，以裨不逮。而何嫌何疑，遽求去位。封奏洊至，良用憮然。撫覽再三，殊失所望。老成之德，重於典刑。當體至懷，安居厥職。所請宜不允。

加文彥博食邑實封制

門下雖天子必有尊，所以嚴事上之訓。唯聖人能饗帝，所以昭報本之誠。朕祗紹丕基，肇稱元祀。禮文旣備，慶

賜誕敷眷惟心罄之臣。幹是機衡之任。共膺神貺。宜處
衆先。具官文彥博道茂國華。才推人傑。體忠厚以居德。
壯謀猷而奮庸。弼亮三朝。周旋二紀。再司魁柄。仍冠中
書。仗鉞臨戎。則兇渠折首。秉鈞調化。則黎獻承風。內外
淳更望重。彌劭矧在纂承之際。親聞顧託之言。委寄至
隆。眷注爲重。協贊盛儀之舉。克臻熙事之成。是用進美
號以褒功。取閒田而增邑。併伸異數。式示優恩。於戲。慮
危於安。所以綏萬國。懷遠以義。所以靖四夷。益懋乃官。
用副朕志可。

宋神宗 詔制勅詩

封介之推潔惠侯勅 元豐元年

惟神之生嘗以羈勒從晉侯行天下而不言祿晉人思之卒與其母隱死於深山而不顧可謂忠廉自信之士矣則其歿也宜爲明靈血食於土守臣來告有禱必從庇民之德是不可以無報錫命侯爵神其享之宜特封潔惠侯

除文彥博樞密使賜功臣制

天極環樞上通帝位之紀神兵會府內嚴師律之謀朕方垂講丕平進經常武雖天下無事思備禦之不敢忘蓋王者有征視安危之不敢忽適登髦傑資以輔予具

官文彥博器閎而深才敏以濟早賁賢人之業寔膺聖
考之知以忠孝之名形家國之盛節以文武之畧輯將
相之大猷肆纂命於皇圖迺離憂於喪紀迨終哀戚甫
見儀刑屬疆事之方興煩師旄之載舉折衝境外方將
出愴於王靈收畫帷中曷若坐圖於廟勝宜長機廷之
務置符巖石之瞻於戲過餌北戎未厭貪驕之志再盟
西夏猶苞狂忽之圖終佇奇勳用恢遠馭

除文彥博守司空依前樞密使加食邑實封制

朕若稽先生維御羣品左謀金鉉之老以經治於廟堂
右屬鴻樞之良以定策於帷幄厥有成績可勿褒乎具

官文彥博風力肅明器資恢傑臨至劇有轉圜之易定
大謀如執玉之堅逮事神文之廟已緝熙於鼎路追言
聖考之遇又密勿於機廷肆涼昧之不承會精神於羣
慮雖兵民之異本亦文武之交修未隆贊册之恩曷懋
圖庸之舉其保宏父允釐華陽顧豈明分之私終繫老
成之助於戲有若闕天尚迪文王之彝罔俾阿衡以專
商家之美往篤爾烈永承於休

除郝質殿前都指揮使安武軍節度使加勲食邑實
封制

國家統御之勢大維持之業隆外倚四巖藩翰之臣中

謀萬夫。貔虎之帥。故奉委裘。而羣情固聞。受瑁而三靈
趨。肇臨發政之辰。首下攸朝之命。具位郝質。性資莊厚。
氣畧沉雄。通玉帳之善經。體金行之正氣。自昔先帝。知
爲勁臣。因其勤舊之名。立在親信之地。會綴衣之陳牖。
提衛甲之環宮。曾無夜鑿之譁。自得剛牙之重。紹帝符
於景祚。渙邦號於前彛。視秩冠於文昌。徒節臨乎安武。
加以總正。使範敦封。并旌巖陞之勞。以表師干之寵。於
戲天之壁壘。象在羽林。王之爪牙。職於圻父。蓋地嚴則
必資拱扞之力。師衆則猶賴訓齊之方。往豎壯圖。思答
殊遇。

除文彥博司徒判河南制

秉國大鈞。絕席廟堂之上。經時常武。運籌樽俎之間。維
吾老臣。多所更踐。懇辭幾務。往殿近藩。敷告於廷。進疇
厥位。具官文彥博。器質閎偉。智謀靖深。遠事祖宗。早登
丞弼。周旋左右。當四海之具瞻。密勿樞機。寔萬邦之爲
憲。肆予纘御。屬在倚毗。深惟注意之勤。勉徇均勞之請。
眷言耆舊。宜所褒崇。增秩上公。衍封真賦。光華故里。揭
全晉之旌旌。偃息名城。壯陪京之屏翰。出入中外。始終
顯榮。於戲。進而論道經邦。則必告嘉猷於后。退而承流
宣化。則必下膏澤於民。爾惟欽哉。尙多受祉。

賜太師文彥博詩詔

四紀忠勞著，三朝聞望隆。享茲難老祉，報在不言功。富矣勲彌大，居焉貌甚沖。西都舊士女，白首竚瞻公。

勅彥博卿在祖廟蚤冠三事，懷忠奮策，迄有大勲。來觀外廷，相成宗祀。崇進公品，往蒞洛師。錫燕賜詩，詔示殊禮。仍勅近輔序而識之，庶傳無窮。著見賢業，其承朕志。體服眷恩，今賜卿詩序，至可領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故。

元豐三年季秋，皇帝行大饗之禮於明堂，方守魏被召侍大禮，慶成後四日，特蒙制恩進位大尉，保

釐洛郊臣犬馬之年七十有五前此累年章十數
上以求致仕聖恩俯憐舊物曲念老臣皆未之許
今復優進公位俾守別都自顧衰殘非敢當克俯
伏辭避至於再三說不獲命乃以閏月二十三日
陞辭翌日出都仍賜宴於瓊林苑以二府大臣押
伴既有臨遣中使內出寶器俾酌天醴以極魚藻
之樂及賜御詩以寵其行臣伏思蒙厚恩荷殊渥
自近世逮本朝以來未有此比則有弼臣惇奉詔
作序事義詳矣臣雖窮極語言不能盡意惟知負
戴天地生成之德感極而繼之以泣惟陛下聰明

睿智煥乎有文帝庸作歌光昭前典伏自臨御以
來十有四載而英韶之韻雲漢之章百執願聞萬
物思睹者久矣曾未之得夫何老臣首蒙天賜至
榮至幸超絕等倫始至都門則已傳布於宮省尋
抵洛宅又得誇示於吏民是用圖金石刻以永其
傳將與夫日月並明天地同久復使臣之子子孫
孫相繼率勵保之守之亦克永世老臣爲不朽矣
元豐四年正月三日文彥博謹記

宋哲宗 詔制批答

除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制

師傳道之教訓先王所以迪厥官老臣重以典型天下
所以資其智迺瞻舊德時謂元勳謀合祖宗之心名載
鼎彝之器申放贊策播告外朝河東節度管內觀察處
置等使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太原尹致仕上柱國路
國公文彥博惇大而清明方嚴而信厚出則秉乎旄鉞
入則總我鈞衡文武兼備其才夷險能致其力畢公之
躬四世三紀於茲傅說之總百官萬邦其乂爵隆無富
溢之累名遂有身退之榮神明相其壽康人心想其風
采是用還之論道倚以經邦以帝者之師臣謀議廟堂
之上以天下之大老制馭夷狄之情庶幾有爲底於極

治陪敦多井申衍真封於戲呂望惟賢起佐文王之治
周公已老留爲孺子之師矧我耆英無愧前哲徃宣一
德用格多盤

賜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文彥博宰相呂公著自今後
入朝凡有拜禮宜竝特與免拜詔

朕聞几杖以優賢著之典禮耄耄無下拜書於春秋魏
太傅鍾由以足疾乘車就坐自爾三公有疾以爲故事
而唐司徒馬燧亦以老病自力對於延英詔使毋拜今
吾耆老大臣四朝之舊德隆而望重任大而憂深者唯
卿與公著而已方資其耆龜之告豈責筋力之禮今後

入朝凡有拜禮宜竝特免卿其專有爲之報畧無益之儀毋或固辭以稱朕意

賜太師文彥博辭免不拜恩命允批答

朕優禮師傅達德齒之尊以亟拜爲可畧古之道也卿謹嚴朝廷明君臣之分以不拜爲未安禮之節也道竝行而不悖義有重而難移勉循所陳不忘嘉歎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許批答

卿出入四世師表萬民無羨於功名而有厭於富貴其所忘身徇國捨逸就勞者豈有求而然哉凡以先帝之思生民之故也卿之在朝如玉在山如珠在淵光景不

陳而草木自遂去就之際損益非輕昔西伯善養老而太公自至魯繆公無人子思之側而長者去之卿自爲謀則善矣獨不爲朝廷惜乎藥餌有間時遊廟堂家居之樂何以異此。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許斷來章批答

爲君難爲臣不易非吾推誠無疑不能起卿於安佚非卿忘身徇國不能從我於艱難召用之初中外相慶搢紳莫不競勸父老至於涕流中道而歸其義安在宜思一身之樂輕於社稷毋使庶人之議及於朝廷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斷來章批答

君子安身崇德如山嶽之鎮開物成務如江河之流若
山嶽之鎮搖動不安江河之流行止自便則物將交病
人亦何觀朕之望卿無以異此宜守不移之志以成可
大之功

賜太師文彥博生日詔

陽月載臨剛辰協吉篤生元老弼亮四朝允爲廊廟之
華豈獨閨門之慶往膺寵數永錫壽祺

賜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文彥博上第一表乞致仕不
許批答

昔師尚父九十秉旄杖鉞猶未告老此諸葛元遜所以

屈張昭也而衛武公百年猶箴儆於國曰毋以我老耄而捨我此左氏倚相所以誨申公也今卿壽考康寧而退托衰病自引求去獨不念天下之士有如彼二子者議其後乎姑安厥位以答公論

賜太師文彥博上第二表乞致仕不允批答

朕聞之成王之政周公在前召公在後畢公在左史佚在右四子挾而維之目見正色耳聞正言一日卽位天下曠然未聞四子以老而求退亦未聞成王以老而聽其去也朕雖不德猶庶幾成王之治卿雖老矣獨不能以四子之心爲心乎勉卒輔朕無愧前人

除文彥博太師河東節度使致仕制

周公未嘗之魯老亦居豐留侯晚雖彊飡終不任事蓋委寄之重初無間然而止足之風所不敢廢惟我耆舊歷事祖宗纘服之初復命以位雖師保之地優佚不煩而邱樊之心朝夕以請布告在位俾聞高風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上柱國潞國公文彥博克孝而忠允文且武其在師旅有方召之勲其在朝廷有崇璟之業士民視其去就夷狄震其威名時更四朝躬蹈一節先皇帝愍勞以事既許其歸越予訪落之年凜有涉淵之志起之既老待以仰成出入五年終始全德進而論道日聞典

訓之言倚以折衝卒靖邊防之警委成功而不處指暮
景以求安動請屢聞誠心莫奪顧瞻閭井近在洛師郭
氏有永巷之嚴裴公有綠野之勝豈以簪紱之累久致
形氣之勞貴極上公既無復加之爵秩分領全晉仍界
久還之節旄增廣舊封益衍真食殫盡人臣之寵歸從
父老之游於戲音聲不遐尚有就問之禮几杖以俟復
斯親祀之陪勿以進退之殊而廢謨猷之告式燕且譽
俾壽而康

明成祖 勅

勅慶成王濟炫永和王濟烜

永樂十二年八月十二日皇帝勅姪慶成王濟炫永和
王濟煊朕念爾父骨肉同氣至親前令爾兄弟往汾州
權住勅至卽收拾不數日前去汾州權住

明宣宗

諭書

諭慶成王美靖

宣德八年閏八月初五日皇帝書諭弟慶成王美靖得
奏欲存留本府隨侍軍校該發回原籍餘丁供給使用
已勅兵部準王存留王其知之故諭

書復永和王

宣德八年九月初五日皇帝書復叔永和王所言欲將

本府軍校該發回原籍餘丁存留供給使用已勅兵部
俱從所言人回專此以復惟叔亮之。

明英宗 勅

旌汾州義民王志可勅。

正統二年九月十五日皇帝勅諭山西汾州民王志可
國家施仁養民爲首今之守令或不能奉承有厲民者
而所在姦民豪奪鄉里以肥其家恬不知愧爾於饑歲
乃能出穀豆一千石用助賑濟有司上聞朕用嘉之今
遣官齎勅旌爾爲義民勞以羊酒仍免本身雜汎差役
三年尚允蹈忠厚表勵鄉俗用副朝廷褒嘉之意欽哉

故勅

明武宗 勅諭祭文

諭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高崇熙勅

今命爾巡撫四川兼理松潘安綿建昌等處邊備撫安
兵民總理糧餉修理城池器械操練兵馬現今保寧江
津等處殘賊復聚爲患爾一面會同總兵官楊宏征剿
藍五等餘黨一面公同副總兵王憲剿殺江津強賊朕
念彼處地方四年用兵軍民困憊已極爾須加意撫卹
設法賑濟存問疾苦寬釋脅從禁約所屬官吏不許擾
害貪尅公廉有爲者以禮獎勸貪酷不才者依法懲治

應奏請者指實叅奏。或有獄訟不平卽與申辯。屯田水利等項俱要用心整理。凡事與鎮守等官計議而行。事有便於軍民者俱從宜處置。事情重大者具奏定奪。其撫剿松潘番賊事宜須公同鎮守總兵巡按及督同叅將兵備都布按三司等官從長計議酌量處置。務在計慮周密。區畫停妥。軍情一應機宜悉聽便宜從事。叅將而下俱聽節制。其賑濟一事照依戶部近日題奏事理着實舉行。務使民沾寔惠。不許虛應。故事各處盜賊寧息之日爾仍多在松潘駐劄。不許專駐省城。自圖便安。其安綿建昌等處邊計照舊督理。播州土官讐殺事情

會同各官處置務在得宜不許因而顧此失彼爾爲風
憲大臣受茲委託須盡忠竭力展布猷爲務俾威武振
揚地方寧靖以紓朕西顧之憂毋或因循苟且及處置
乖方自貽咎責爾惟欽哉故諭

諭祭都察院右都御史高崇熙文

維正德十一年歲次丙子四月壬子朔越七日戊午皇
帝遣山西布政司王軌諭祭於都察院右都御史高崇
熙曰爾性資敏達器宇魁梧發跡賢科擢司風紀歷官
藩臬綽著能聲晉佐都臺往撫西蜀時因盜起受命臨
戎捷報旣聞賊氛復熾事出不意遂致人言方在申誣

胡遽淪沒，訃音忽至，良可悼歎，宜加卹恩，賜以諭祭，九泉不昧，尚克承之。

諭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車雲勅

今命爾巡撫宣府等處地方，整飭邊備，訓練軍馬，防禦賊寇，務先撫卹士卒，養其銳氣，俱要衣甲整齊，器械鋒利，城堡墩臺坍塌，以時修治，堅完官軍騎操馬匹，責令隈養臆壯，仍督理屯田糧草，并預備倉糧，其錢糧出納之際，尤須關防嚴謹，不許官吏人等侵欺作弊，禁革管軍頭目不許科剋下人及私役耕種，職官有犯，輕則量情懲治，重則送巡按御史并彼處問刑衙門問理，應奏

請者叅奏處治。若內外官員及權豪勢要之人有侵欺盜賣糧草及阻撓屯種等項者指實奏聞。凡一應軍機邊務須與鎮守總兵等官從長計議而行。分守叅將遊擊等官俱聽節制。凡有益於邊備有利於軍民者聽爾便宜處置。爾爲風憲重臣尤宜持廉秉公。盡心職業。務令邊備修舉。糧廩充實。軍民得所。地方無虞。庶不負朕之委託。爾惟欽哉。故諭。

諭祭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車霆文

維正德十二年歲次丁丑十月癸卯朔越十五日丁巳。皇帝遣山西布政司諭祭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車霆

曰爾發跡賢科擢官郎署明刑西部積有餘年出守名邦屢聞嘉績載參藩政益著英聲遂由苑寺之卿晉拜都臺之秩風紀方期於委任急流中懇於退休既遂優閒宜膺壽祉胡然一疾遽爾長終追念徃勞特賜諭祭爾靈如在尙克歆承

明世宗

勅諭慶成王奇渚

嘉靖七年二月二十一日皇帝勅諭慶成王奇渚朕惟爲人子者要竭其力以孝於親乃人倫第一善行爾奇渚乃慶成溫穆王之子素聞先人之教乃得此不易之

名近該禮部覆奏先因都御史江潮奏爾孝行云爾自幼事父不離左右飲膳必親供定省不違者二十餘年及父薨逝哀毀踰禮幾不能生披跣送喪兩足皆腫欲廬墓側衆勸始回別居一室足跡不至寢門母妃陳氏患瘡自吮膿以驗甘苦凡母疾朝夕侍側藥必親嘗夜則禱神願以身代母疾果愈後居母喪亦如爾父遂行有司勘審明白皆如初奏朕一聞之衷懷稱歎夫如上所述之事人以爲難爾獨能之寔由爾天性純懿氣質清奇故能專務孝德以率諸仁義深惟罔極而時刻無忘此乃古今所罕聞常人所難踰故朕深加喜悅特賜

書旌獎命行人司行人岳倫兼持白金彩幣羊酒之物
往諭以彰爾孝行之卓異冀以風勵乎諸親爾可益持
乃志堅其孝誠推之以事上移之以弟長以至修身齊
家率遵先人之教勉副朕所著誥辭庶於孝德愈有光
焉則天地鬼神莫不鑒護膺祿位於無窮輔皇基於億
載福衍康寧慶延後世與國同休願不嘉歎於戲凡吾
宗親可不以是爲法乎朕述此數言用俾崇禮孝子之
意且以見朕嘉獎之誠爾惟欽哉故諭

書與慶成王奇滇

嘉靖十年正月二十二日皇帝書與慶成王奇滇茲者

南郊禮成。大頒恩詔。朕念王政先於老老。仁民始於親親。惟王宗室懿親。壽邁七十。恩澤覃布。所宜加隆。茲特以羊酒幣帛。令本府進表。官員順齋存問。以見朕優禮之意。專書以達。惟王亮之。

勅諭慶成王奇湏

嘉靖十一年十一月初八日。皇帝勅諭慶成王奇湏。近該鎮國將軍奇洪等各奏稱。王行年八十五。世相見同居。乞要照例旌異。惟王平日積善餘慶。致此親睦。良可嘉尚。况前此以王孝行卓異。已經降勅旌獎。茲再遣官齋勅褒諭。以風勵諸藩。王宜益敦善行。以永終譽。顧不

美歟欽哉故諭

勅諭永和安簡王長子新墪

嘉靖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三日皇帝勅諭永和安簡王長子新墪近該巡撫都御史應槓等奏稱爾嗜學好禮敦彝睦族居喪哀毀賢孝可嘉茲特降勅差官獎勵表揚爾宜益懋前修以永終譽

勅諭慶成王表樂

嘉靖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皇帝勅諭慶成王表樂近該山西巡按官差稱王仁孝謙和謹言慎行樂善循理睦族親賢年登八旬修持愈篤四世相見餘澤有孚

良可嘉尙茲特遣官齋勅褒諭以風勸諸藩王宜益敦懿行迓承壽祉欽哉故諭

勅諭慶成王府鎮國將軍奇漆夫人王氏

嘉靖三十九年七月初三日皇帝勅諭慶成王府鎮國將軍奇漆夫人王氏近該巡按山西官奏稱爾事姑以孝卹孤以慈守節彌堅善行昭著乞要照例獎勵事下該部議覆相應茲特降勅差官往諭以彰爾賢爾尙服思寵榮益延壽祉欽哉故諭

諭祭兵部左侍郎謚襄敏張珩文

嘉靖四十年四月甲子朔越二十四日丁亥皇帝遣山

西布政司堂上官右叅政祝天保諭祭原任兵部左侍郎張珩曰惟爾志行端方器識宏遠早登科第簡任內臺南僕叙遷旋佐棘寺薦陟都憲載貳夏卿晉秩臺端敷歷中外盡心邊事累立戰功終制家居方期委用云胡遽逝良切悼傷追念往勞特頒恩卹諭祭營葬稽行易名爾靈有知尙其歆慰

諭山東按察司副使曹科勅

今特命爾整飭天津等處兵備專在天津滄州二處往來住坐自天津以南至德州止并河間滄州軍衛有司衙門悉聽管轄務要不時巡歷操練軍馬修理城池禁

輩奸弊督捕盜賊問理刑名兼管河道其德州河間軍衛已有守備專一管理操練爾不必遠地干涉遇有盜賊生發卽督調應捕官軍民快人等相機剿捕毋令滋蔓河道淤淺仍與巡河御史管河郎中等官從宜處置疏濬以便糧運及官軍人等船隻毋致疎虞阻滯一應軍民詞訟應受理者卽與問理所屬官員有怠情貪虐不職者輕則量情懲治重則聽爾拏問及奏聞區處捕盜事情有應與霸州兵備官通州分守官議處者協和計議停當而行仍聽經該巡撫提調都御史節制其河間等衛原有安插土達亦須嚴加鈐束撫恤關防有警

隨卽調用爾爲憲臣受茲簡命尤須持廉秉公正已率下振揚風紀預防寇盜務使軍民安妥地方寧靖斯稱委任如違責有攸歸爾其勉之慎之故諭

明穆宗

勅諭慶成王府鎮國中尉表榭

隆慶三年十月二十九日皇帝勅諭慶成王府鎮國中尉表榭近該山西巡按官題稱爾樂善好學端謹自持年逾七表始終一致宗黨咸稱其孝州志嘗紀其賢乞要旌獎該部議覆相應茲特賜勅獎勵以爲宗藩之勸爾尙益篤善行永保令名故諭

諭巡鹽監察御史張更化劾

近該浙江巡撫官題稱浙西杭嘉湖與直隸蘇松等府均爲國家財賦之地水利所係甚重乃今遭罹水患民瘼攸關要將浙直二水利事務併令巡鹽御史一體兼理該部議覆相應今特命爾不妨原務兼管蘇松常鎮四府及杭嘉湖各府地方水利在浙江則行水利道在直隸則行兵備道爾須查照先今該部題準事理往來督率各該司道及各府州縣掌印官責令水利官帶同塘長人等躬親相度考究原委要見某處係上游水匯某處係下流支港應分某水以殺其勢應閘某岸以緩

其衝應濬某湖以會其流某處陡閘應修某處塘堰應築合用人工隨宜區處其劉家河黃浦七浦白節其緊要河港湖匯併浙直交界處所有未經開通及已開仍欠深闊與夫塘堰涇瀆陡門閘壩等項應修應濬應復舊應新置者通勘估計議處如一圩之中塘岸溝池等項不煩多費者卽令得業之家量田多寡出力修濬果係工力浩大動支洵河等銀應用如再不敷會同撫按官從長計處撫按亦要悉心遠計務求共濟不得推諉其該道并府州縣掌印水利等官敢有怠玩誤事若勢豪之家侵塞水利姑令首正免罪敢有隱瞞及違拒阻

撓者卽行拿問干礙職官指名叅奏其水利官營求別差隳廢職業或需索常例利已病民應拏應叅竝聽舉行如例每年終將修濬過緣出造册奏繳復命之日仍將所屬大小官曾否有益水利照例舉劾以昭勸懲爾爲憲臣受茲重委須夙夜殫心務俾水利興舉旱澇有備以爲益國便民之計如或因循苟且虛應故事責有所歸爾其欽承之故勅

諭山東按察司副使劉有誠勅

臨清係水陸要衝之地軍民雜處客貨叢聚往往有豪橫詐僞之徒恃勢肆奸善良受害所在有司不能禁戢

又邇年各處流民衆多一遇饑饉公行劫掠貽患非小
今特命爾專一分巡臨清地方問理刑名整飭兵備兼
理馬政并管河道保固城池操練軍馬撫卹士卒禁捕
盜賊查考倉糧革除奸弊并管轄東昌府所屬高唐聊
城夏津武城清平茌平博平堂邑館陶冠縣莘縣恩縣
邱縣兗州府所屬東阿平陰陽穀壽張等一十八州縣
及境內衛所一體管理仍聽巡撫并提督河東軍務都
御史節制所在軍衛有司官員如有貪財黷貨生事害
人及縱容盜賊不行緝捕等項違法者輕則量情處治
重則叅奏拏問爾爲憲臣受茲委任尤須持廉秉公正

已率下毋或曠職廢事自取罪責爾其勉之慎之故勅
論陝西按察司副使劉有誠勅

朕惟自古帝王治天下者率以興學育材爲首務而學校之興廢人材之盛衰世道之隆替係焉此蓋已然之明驗也今特命爾往陝西巡視提督各府州縣儒學爾其欽哉夫總理一方之學校是卽一方之表率也然率人以正必先正己爾其務端軌範嚴條約公勸懲俾爲師爲弟子者一崇正學迪正道革浮靡之習振篤實之風庶幾儲養有素而待用不乏斯足以稱簡任之意如或因循歲月績效弗彰朕將爾責焉爾其勗哉所有合

行事宜申明條示於後其慎行之毋忽故諭

明神宗

勅諭慶成王慎鍾

萬曆十二年八月二十日皇帝勅諭慶成王慎鍾朕以元祥大慶恩渥渙頒肆推宗室之賢特舉旌揚之典近該山西巡按官題稱王敦倫盡孝樂善親賢明道義而祖訓克遵端表率而郡宗咸服朕甚嘉焉茲特賜勅獎勵以彰有德庸勸諸藩王宜益敦素履永保令名茂揚睦族之休風無負展親之至願欽哉故諭

諭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緝勅

今特命爾巡撫江西南安贛州福建汀州廣東南雄韶州等府及湖東柳州地方提督軍務撫安軍民修理城池禁革奸弊一應地方賊情軍馬錢糧事宜小則徑自區畫大則奏請定奪其餘民情事務不須干預爾常在汀贛二府駐劄不時往來於汎地巡視但有盜賊生發即便嚴督各該兵備守備守巡并各軍衛有司設法剿捕所屬官兵鄉兵務要嚴加選練軍衛有司官員有不職者文官五品武官三品以上照例叅奏其餘俱許徑自拏問發落如在軍前違期逗遛退縮者聽以軍法從事生擒盜賊鞫問明白亦聽斬首示衆事有應與各該

鎮巡官計議者須計議而行爾受茲重任須殫忠竭力以副委託如或處置乖方及致他虞罪有所歸爾其欽承之毋怠毋忽故勅

諭南京戶部右侍郎王緝勅

今特命爾不妨部事帶管總督南京各倉并象馬各草場收支一應糧草嚴督監管郎中員外主事御史於收放之際務要關防慎密出納分明不許忽畧疎失致生奸弊如遇倉場墻廩損壞隨卽量撥軍夫修理其監管收支官員并倉官人等但有侵欺作弊及巧立名色濫罰米物等項除文職五品以上并軍職具奏拏問其餘

輕則量情責罰重則就便提問如有官豪勢要之人干預攪擾爾卽指實奏聞處治仍監督南京各衛屯田比較子粒其清出撥軍田地若有仍前侵占及屯軍恃強奪占民田者卽與究治割斷下屯官軍亦不許別項差占有妨農務在外各省司道府州縣掌印管糧等官徵解依期者照例舉獎怠玩廢事者叅究提問爾受茲重委宜持廉秉公除奸革弊圖稱厥職毋或乖違怠弛自取過愆爾其勉之慎之故諭

諭湖廣布政司右叅政兼按察司僉事張更化勅

今特命爾分守上荆南道駐劄澧州撫治流民聽理詞

訟兼整飭岳州九永等處兵備督理軍衛有司選練兵馬修葺堡隘彈壓苗人務要不時巡歷所轄地方仍選差員役遠爲哨探遇有大小苗人擾犯卽督兵相機撫剿敢有不用命者卽以軍法處治仍聽巡撫官節制爾受茲委用須持廉秉公正已率下務俾苗人斂戢地方平寧斯稱任使毋得怠玩曠職自取罪愆爾其勉之慎之故諭

國朝

世祖章皇帝

諭祭贈太僕寺卿汾州府知府

臣

黃廷柏文

烈士酬知寧捐軀而靖節忠臣報國無舍義以全生爾
山西汾州府知府黃廷柏貞毅銘心直方著行值小蠹
之變血戰不屈遂隕命鋒鏑以全厥志可謂見危授命
視死如歸者矣所司上聞深用憫悼特賜祭一壇造墳
安葬以表英魂爾靈不昧尙歆承之

諭祭浙江道御史

臣

張煊文

舍生者臣子之誼卹死者朝廷之恩特沛龍章追光馬
鬣爾浙江道御史加一級張煊秉心霜肅論事風生聽
去烏臺壯披丹而入告鶴歸華表嘆化碧以非辜躋幽
秩於清卿庶酬素志寵遺昆以膺仕用慰輿情特賜祭

沙州府志 卷二十一
一壇給與全葬。桂餌椒漿。少釋九原之痛。豐碑宿草。長昭三錫之榮。爾靈有知。尙克歆享。

聖祖仁皇帝

御書文廟額

萬世師表

各省府州縣
胥行頒發

御書賜汾州府知府

臣沈寧

桃紅復含宿雨。柳綠更帶朝煙。花落家童未掃。鳥啼山客猶眠。

御書賜汾州府通判

臣韓開藩

雞鳴紫陌曙光寒。鶯轉皇州春色闌。金闕曉鐘開萬戶。

玉階僊仗擁千官，花迎劔佩星初落。
柳拂旌旗露未乾，獨有鳳凰池上客。
陽春一曲和皆難。

御製詩賜臨縣知縣

臣李芑

雜詩之二

桃花歷落李花開，綠柳含煙傍水隈。
鴻鴈平沙看不盡，春光暖暖入蓬來。

勅諭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臣于成龍

茲命爾巡撫直隸等處地方，管轄紫荆、密雲等關隘，贊理軍務，兼理糧餉，駐劄保定府，專理該管地方，舉核文職賢否，糧餉刑名一切民事，爾宜宣布德意，撫安人民。

約束衙門員役使之恪遵法紀毋致作弊生事擾害兵民操練兵馬修濬城池詢訪民瘼禁戢奸頑其衛守備守禦所千總衛千總經管錢穀領運漕舡仍照舊聽爾統轄所屬地方應徵應免錢糧皆照戶部題過新定經制遵行曉諭仍細加體察如有司各官朦朧重收借端科派叅奏處治嚴飭所屬察解逃人督理屯政河間府至通州一帶河道須督各道屬州縣勤加疏濬使漕運通便長蘆等處鹽政並宜廉飭期於鹽政無滯又密雲等關隘不許擅立關稅侵擾商民嚴禁權豪勢要侵人田地堯攬糧草糞耗軍需天津一帶海口重地尤直接

聯防備沿海烽臺設法嚴察不得廢弛備造運艘製辦
火藥器械如地方寇賊生發卽會同總兵官計議統率
將領戮力擒滅務盡根株凡地方利弊有可蘇息民困
振飭維新者逐件條奏請旨施行地方備儲之計如常
平社倉等事責令有司力行備舉境內逃丁荒糧責成
道府轉行有司從實察核造冊開報應蠲豁者一面曉
諭招徠勸課農種嚴禁濫徵侵佔使民人樂業毋容有
司將現存人戶概派包賠以致重累黎民所屬司道以
下各官果有真心任事廉能著效者卽據實舉薦如粉
飾欺僞貪酷殃民庸懦溺職者不時叅奏副將以下武

職聽爾節制。并該管防守地方。勦禦賊寇。提調兵馬。舉劾武職賢否。一切軍務。俱會同總兵官行。如有武官騷擾地方。攪害良民。縱兵搶掠。及隱匿賊情。不報等事。聽爾會同總兵官糾叅。從重治罪。勅中開載未盡事宜。聽爾詳酌施行。年終將行過事蹟。及兵餉錢糧造冊送部察考。爾受茲委任。須持廉秉公。殫心竭力。以副委任。如怠玩廢弛。貪黷乖張。貽悞地方。責有所歸。爾其慎之。故諭。

御製詩賜直隸巡撫

臣

于成龍

并序

直隸巡撫于成龍秉性醇樸廉介夙聞朕心嘉賴俾典

節鉞保釐畿輔惟能激濁揚清始終如一清潔之操白
首彌勵真國家之可重人所不能也茲來陛見爰賜以
詩用示鼓勵之義且以風有位焉

自昔崇廉治勤思吏道澄郊圻王化始鎖鑰重臣膺政
績聞留犢風期素飲冰勗哉真晚節褒命日欽承

勅諭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于成龍

茲特命爾總督江南江西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操
江駐劄江寧府居中調度宣布德意收拾人心嚴飭文
武官吏修濬城池簡閱器械稽察奸宄查解逃人設險
固防修理戰艦操練兵馬裕儲核餉信賞必罰弭盜安

民一應戰守機宜悉聽便宜區處誠諭文武將吏共圖保障該省巡撫提督等官聽爾節制如有賊寇生發卽應指授方畧督率提督鎮將等官戮力勦滅毋使滋蔓仍申明紀律禁約官兵使所過地方秋毫無犯賊若悔罪棄戈真心歸順者準與招撫安插依山據海負固不服者設法招撫務須區處得宜如招撫事體重大奏請定奪內地小盜嚴責各汛防官及州縣衛所印捕官員緝擒有隱匿賊情不報者卽行糾叅從重治罪如有鑽投文武各衙門充爲標員吏役暗通賊信及潛出行劫者其濫收官員不分守土駐防糾叅重處大兵出征往

來境上須行各該有司將糧草船隻預先備辦應時支給毋容州縣衛所橫徵科派苦累窮民該省官兵各有統轄爾須與統領官及巡撫提督等官計議而行有不法擾民者依法處治駐防滿洲兵丁如有擾害百姓妄行生事者爾會同該管官審問嚴行治罪軍資糧餉應行支給事竣察核漕糧船隻沿河撥兵護送毋致疎虞其兵馬實數向係道臣查點今停其查點爾督同提督選擇武官內廉幹者查點如有虛冒卽行指叅有與各督撫相關者必會同酌議施行鄰省如有兵事移會務須犄角策應爾猶須正紀率屬所統文武大小官員必

常加申飭令其約束衙門官役俾一遵法紀罔敢作弊
生事擾害軍民用兵之際稽遲糧餉違誤軍機或臨陣
退縮殺良冒功及借軍剝民侵餉肥己者文官六品以
下武官四品以下會同巡撫提督以軍法從事巡撫提
督鎮道等官飛章叅奏候旨處分所屬文武官員一秉
虛公嚴行甄別有實心任事廉能著效者卽據實舉薦
貪殘庸懦輕則降黜重則拿問具疏奏聞興利除害有
裨地方事宜勅中開載未盡許便宜區處爾應茲重寄
須持廉秉公據忠殫力俾盜賊屏息地方寧謐斯稱委
任如因循息忽或處置乖方致悞重地責有所歸爾其

慎之故諭

御書額聯賜兩江總督謚清端臣于成龍

高行清粹

歷仕甘棠隨地蔭兩江清節至今傳

御製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江

南江西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操江謚清端于成

龍碑文

朕讀周官六計弊吏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吏道厥惟廉重哉朕用是審觀臣僚有真能廉者則委以重寄錫以殊恩所以示人臣之標準也爾于成龍秉心

樸直蒞事忠勤而考其生平廉爲尤著以故累加特擢
皆朕親裁蓋拔自庶官之中洊授節鉞之任爾能堅守
夙操無間始終古人脫粟布被或者嫌於矯僞爾所謂
廉本於至誠聞爾之風可以興起乃不憇遺忽焉奄逝
日者省方察吏南及江表採風謠於草野見道路之謳
思清德在人於今不泯惟爾之廉天下所知朕俯合輿
情載褒勁節旣考名副實謚曰清端葬祭以禮又晉之
崇秩賜予有加心卹爾子於戲人臣行已服官事主之
道爾可謂有始有卒者矣顧不可以風世也與康熙二
十四年三月十五日

諭祭兩江總督謚清端

臣

于成龍文 二道

朕惟國家敷治簡賢道先保障人臣奉公奏最節重清
勤苟四知之克嚴歷終身而弗替寵褒宜賁恩卹用昭
爾于成龍志篤醇誠誼敦貞介甫膺民社聿著循聲旣
懋旬宣彌彰令績是用畀以節鉞綏乃邦畿爾克撫字
維勤苞苴盡絕迨兩江遷鎮一節罔渝馭下則大革貪
風勵已則寒同儒素雖古廉吏曷以加茲廼倚任方殷
遂溘焉淪逝軫懷良惻異數頻頒於戲蕭然官舍竟擔
石之無存煥矣綸章庶泉臺之克慰苾芬在御尙其歆
承

惟爾苦節克貞鞠躬匪懈真一介之弗取越數官而彌
堅奄忽云亡能無憫焉於戲清風未遠長存表德之思
寵卹重頒丕著旌賢之典爾靈不昧其克歆承

御製詩賜四川布政使

臣于準

偶成五言絕句

石岸衆芳靜斜陽柳色邊揮毫意獨遠魚躍在深淵

御書額聯賜江寧巡撫

臣

于準父贈光祿大夫

臣

于廷翼

紹德貽謀

一經式訓光先業屢錫承恩裕後昆

御書額賜江寧巡撫

臣

于準母封一品夫人張氏

壽幃恩永。

御書額聯賜江寧巡撫

臣于準

敷惠寧人。

愷澤三吳滋化雨節旄再世繼清風。

勅諭陝西臨洮道按察司副使

臣田呈瑞

茲命爾整飭臨洮道管理平慶臨鞏等處驛傳事務駐
劄蘭州管轄臨洮府蘭州河州狄道渭源金縣及臨河
蘭三衛境外歸德所地方其衛所經管錢穀各官仍照
舊聽爾統轄首在撫綏黎民勤宣德意約束衙門官吏
胥役使之恪遵法紀無致作弊生事擾害官民監司本

源既正方，可表率屬員，用循職業，宜加意修濬城池，積聚糧餉，捕緝盜賊，稽查逃人，仍誠諭有司，簡訟清刑，潔已愛民，生聚教訓，共圖保障。凡係流移人戶，須設法招徠，各復本業，不許奸人借端詐害。如大兵征討，經由地方糧草舟車，皆當通融預備，以得臨時支給。事竣報核，毋容有司朦朧橫派，重困小民。爾仍稽核州縣衛所民屯錢糧，專理廢藩一切租課，其平慶臨鞏驛傳屬，爾專理。須稽察驛站錢糧，核明報銷，察驗勘合火牌，及時應付。其枉道騷擾違例需索等弊，如法究治。至所轄臨鞏二府鹽法，宜督催各屬鹽引，按季完銷。所屬官員有貪

殘溺職者轉報該督撫叅處爾仍聽督撫節制年終將
行過事蹟開送該撫咨部察考爾受茲委任須持廉秉
公殫心竭力使小民樂業斯稱厥職如或貪黷乖張因
循怠忽貽悞地方責有所歸爾其慎之故勅

世宗憲皇帝

御書額賜贈太僕寺卿汾州府知府

臣

黃廷柏

成仁取義